

客家 台灣文學選

1



鍾肇政 主編



客家台灣文學選

鍾肇政 主編

第一冊

客家台灣文學選 第一冊

主 編 鍾肇政
出 版 新地文學出版社
局版台業第3276號
新店郵政10165號信箱
TEL:(02)6666322 FAX:(02)6666244
發 行 吳氏圖書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3F
TEL:(02)3034150 FAX:(02)3050943
排 版 淵明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版 次 1994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270元
國 際 書 號 ISBN 957-8545-21-5 (一套：平裝)
ISBN 957-8545-22-3 (第一冊：平裝)

序

客家文學的界說

什麼是客家文學？

客家文學是什麼？

這樣的命題，認真想起來，是很難解說清楚的。就像：「台灣文學是什麼？」「什麼是台灣文學？」近年來有一部份人主張用純台語寫的文學作品，不管運用的是原住民語或福佬語、客語，才是台灣文學。然則日據時代成於台灣作家手筆、運用日語寫成的作品，就不是台灣文學嗎？使現存的多種台語精緻化、文學化，建立語言自主的需求——或許更應該說是憧憬來得更恰當也未可知——是十分可理解的一種努力，然而以現況言，可能採取一種比較寬容的方式，也許更妥當些、適合些。

準此，這裏所標舉的「客家文學」，也就是指成於客家作家手筆的文學作品，至於其

所驅用的語言，則似不妨採取較寬鬆的態度，不管所用的語言是一般通用的中文乃至成於日據時代的日文作品，均可不論，一如「台灣文學」一詞，含括日文、中文、台語文作品那樣。

但是，這裏所說的「客家作家」，卻又留有一個爭議點在內。即所謂客家作家，究竟應包括所有的客商人士呢？抑僅限於操客語的族群裏的作家？

吾台是個多語系國家。以目前狀況言，北京語——即所謂的「台灣國語」——大體上已是通用語言，人人可以運用自如。然而不管是原住民或福佬、客家，大多有其堅持，自認是台灣人。唯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始移居台灣的所謂「後期移民」，儘管其中必然地有不少人母語是客語的，也就是說，屬於後期移民的客家作家中必然也不少，但是這些作家認同客家，同時也認同台灣客家的，究竟有多少，筆者手頭上從未有過資料。以本書性質來說，這一類作家的作品自然也應包括在內，卻未見有這一類客家作家主動將作品寄來。易言之，在多次、多處的公開徵文啟事下，仍未能收到這方面的作品。

再者，還有一種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作家，由於所處環境的關係而喪失了母語認同甚至族群認同的客家作家，即一般所謂之「福佬客」，人數似乎也不少而同樣地無法掌握確實數目。這方面，若論前行代作家，最著名的是有「台灣文學之父」美稱的賴和，和有才子之稱的呂赫若。這是迄今為止已有確切認定的僅有的日據時代福佬客作家。至於當今活躍

於台灣文壇的這一類作家，也同樣地無法明瞭。從世居地及姓氏，約略可猜測到其為這一類作家的，人數即有不少位，都因不明其認同態度而未便主動去邀稿。故此，以上所述的福佬客作家之作品，在本書裏一概從缺。然而可得而言者，這一類作家的作品，客家意識乃至客家風味都已是不可強求，不予收羅在本書之內，恐怕毋寧更妥適些。

這樣地討論下來，於是本書所收錄的作家、作品，便自然地有了個較為清晰的輪廓了。簡言之，便是：

「屬於客語族群的作家、較含有客家風味的文學作品」。當然，作品蒐集範圍限定在國內，故而屬於對岸的，必然為數亦不少的客家作家作品，便也一概在摒除之列。

台灣文學無分福佬、客家

一九八四年夏間，筆者第一次應邀赴美，參加羈留彼邦鄉親們的大規模聚會，並巡迴北美各地，作了多場演講。在首站——美東夏令會，即碰上了一位鄉親，問我說：「台灣美術界，大部份的畫家都是福佬籍，可是台灣文學界的作家們，為什麼數來數去都是你們客家人呢？」

這樣的問題，筆者前此從來也沒有想到過，因而乍然遇到這樣的詢問，便深覺唐突與

詫異。不過略加思索，不免覺得在文學方面，當時被談得較多的，不外是吳濁流、鍾理和，還有就是李喬與筆者這些人，於是乎那位鄉親之所以有此一問，便也無足為怪了。

如所週知，戰後的台灣文學，雖然有過一個短暫時期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也由於兵燹甫熄，社會處在劇烈變局當中無法安定，因而未有較可觀作品出現，其後則是二二八以及繼之而來的白色恐怖，言論、思想受到最嚴厲的壓制，遂使人人噤若寒蟬，作家們僥倖逃過劫數者，隱藏身份唯恐不及，遑論從事創作。加上語言及表達工具之由日文轉換成中文，一時尚無法適應，乃形成台灣文學的斷層，必俟進入五、六〇年代，新起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出現，始漸漸有新的作品出現，承祧台灣文學一貫的薪傳。

六〇年代，吳濁流毅然決然辦起了《台灣文藝》，形成戰後台灣文學第一個凝聚點，吸引了絕大多數的當時台灣作家參與旗下。其中，福佬與客家約略參半，說是客籍作家主導了這一段時間的台灣文學，大概不算太勉強。

然而，如果我們把眼光投到更早的年代，則二〇年代自台灣文學從發軔到三〇、四〇年代進入初期開花結果，即令有賴和及呂赫若等人各領風騷，儼然為斯界領袖，但他們都是福佬客，而在日據時期嶄露頭角的吳濁流及龍瑛宗二人，卻需到三〇年代後期才出現。換一種說法，此時期的台灣文學主要由福佬作家領航，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走筆至此，忽覺上述的由何者主導或領航等說法，不僅事屬勉強，抑且跡進無

聊。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台灣文學的七十年左右的歷史上，確無明顯的福佬與客家由何者主導的問題，並且戰前之主要以日文為表達工具，戰後之以北京語系中文為創作文字，皆為外來語言，已是無分福客的狀況，而作家們也多能泯除族群之分，團結一致，建立台灣文學，這也正是台灣文學的傳統之一。

客家風情躍然紙上

運用外來文字工具從事文學創作，這誠然是一件很特異且艱難的事。但是，說起來這正是台灣文學、台灣作家的宿命，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事。因為百年來，台灣一直是在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下，過著無法自主的生活——一八九五年淪日，一九四五年擺脫日人統治，號稱「光復」，而究其實，國府接收，依然不脫殖民方式的統治，於是乃有台灣作家註定無法用母語創作的事態出現。

儘管如此，始自運用日文的吳濁流、龍瑛宗，乃至稍後驅遣中文的鍾理和、鄭煥、林鍾隆以及更後的黃娟、江上、李喬等等，一路傳承下來，台灣客家的風味，莫不躍然於字義行間。

譬如以日文創作的吳、龍兩家，不論寫景敘情，在在顯露著客家地區、客家人物的特

色，即令未明言交代，明眼人仍可窺見屬於台灣客家的人情風物。至於用中文的，除了情狀景色有著相同的情形之外，大體上每一位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在中文中織入母語詞彙，一眼可以分辨出係屬於客家語詞，構成客家作家的作品之特色。

筆者即有諸多這方面的親身經驗。遠在五〇年代初涉創作，每每在握管之際，恆常痛感到要使所寫人物活靈活現，非運用若干客語語彙不可，尤以對白爲然，於是千方百計，在行文或對白裏織進客家人的口頭俚語，以求口吻貼切的功效。衆所週知，台語中不乏有音無字的口語，福客皆然，因而這方面的嚐試，往往需費盡心力，卻仍有吃力而未必討好的狀況出現。但是這麼做的時候，有時也會贏得一些鄉親的讚許，表示每次看到這一類用詞，便覺特別的親切感。

大約六〇年代後期起，接受完整中文教育的一代，漸漸加入台灣的陣容之中，人數之多，遠非前此寥寥可數的情形所可同日而語。由於這一輩人從小被納入國民黨制式教育體系中，在一元化的獨裁作風下，不僅「國語」漸趨生活化，並且在獨尊「國語」的狀況下，各族母語受到嚴厲的壓抑，淪爲低俗、低水準、受蔑視的「方言」。也因此，在他們筆下，北京語系的「台灣國語」文更見純熟。戰後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文筆，大體類此。

這樣的，可稱爲戒嚴體制下的文學，儘管長達數十年之久，然而根據筆者個人長時間

的編輯經驗，較年長的作家之不能忘情於在行文中織入母語語詞的情形無時或釋已如上述，即使是受制式教育成長的一代，偶而在文章中亦可散見這一類語詞，寫人狀情，往往能曲盡其妙，可見縱使在那樣的高壓統治下，「母語情結」是無法斲傷的！

台灣文學本土化、母語化

一九七〇年代後期，大致上可以說是台灣政治氣候萌發變動的時期。先是黨外運動在層層監控及嚴厲打壓下轉趨激烈，文化方面亦有鄉土文學論戰之如響斯應。繼之而來的美麗島事件雖然造成大規模的殘酷整肅，但其後反彈的力量也以等比之勢與之抗衡，至此台灣民氣之提昇已成莫之能禦的狀況，乃有八〇年代後期的解嚴，報禁黨禁解除等獨裁體制瓦解、崩潰等大變革出現，本土化的呼聲也隨之響徹雲霄。

在文學上，這種變革也帶來深鉅的影響。首先是文字工具本土化的渴求及實踐——簡單歸納成一句話，便是「台灣文學」的建立。

此處的「台語」，不用說是指台灣各族群的母語，即原住民語、福佬語、客語。其中原住民方面由於有九種不同部族，語言各異，因而建立原住民各族的母語文學，恐怕尚需一番艱苦掙扎——原住民母語之流失無疑是最嚴重的，值得大家來關心，來重視。其他福

佬與客家兩種語言，由於近年來有不少熱心人士從事整理與研究，已頗見成效，字典、詞典等工具書也出版了多種，對台灣文學的本土化或說母語化，大有助益。

福佬語文學方面，嚐試性的創作出現文壇，已有多年歷史，近年風氣更熾，客語方面雖然遲了一步，但也漸有成果呈現出來。不過有一點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這兩種語言的創作，大體上仍在實驗的階段，並且作品也以詩或短文為主，短篇小說作品已是鳳毛麟角，遑論篇幅較大的長篇小說。

以目前情形言，在作品中溶入母語語彙、語法，以求文章的更活潑、更多采以及更多的鄉情乃至民族情感，似仍不失為可行之道。然而平心而論，文學作品的語言乃吾人終究必需面對的問題。筆者素來深信台灣文學是獨立的，一如日據時期她從未曾是日本文學的一環，現今仍舊是獨豎一幟的。前文裏亦曾提及，縱令她在統治者的壓制下不得不運用外來語言以為表達的工具，然其基本精神依然存在，保有獨特風貌，並且一以貫之，從未動搖！

客家文學有待發揚光大

本書的編纂始議於去歲夏間，隨即展開公開徵募作品的工作，若干友好則直接奉函，

請求提供作品。其中有些朋友多時以來失去連繫，必需輾轉打聽，卻仍有部份未能取得連絡，作品也就無法收錄在本書內。至於筆者所不識的，倘未能見及徵稿啟事而寄來作品，大作自然也就無由納入書中。這樣的遺珠，想像中為數必不少，構成一大遺憾。

以上所述，雖然也是本書編輯工作稽延時日的原因之一，但更重大的卻是筆者個人忙碌與工作效率的低落有以致之。一九九〇年年尾，筆者忽然成了兩個民間社團台灣筆會與台灣客家公共事務會的會長，於是大小瑣事、開會、演講等等接踵而來，經常需要在外頭跑，佔去了不少時間與精力。而更糟的是在忙亂當中，工作效率急遽衰退，執筆方面除了一些例行的專欄已經夠使我焦頭爛額，更無力及於其他。九一年年初開始上報的長篇《怒濤》，雖然勉強以邊寫邊連載的方式，支撐到入秋之後完成，但接下來的次一部著作則只有任其停頓，俟諸異日了！

將近一年以來，本書的編輯工作，猶如一塊巨石壓在心口，不時為之焦急。今年三月間，台灣筆會會長任滿交卸，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積極從事這件工作，總算得以大功告成，但心中歉意，無時或已。另外，本書雖有如前述的遺珠之憾，不過也意外邀得一位福佬妹仔黃秋芳小姐的大作（永遠的，香格里拉）。她置身客家莊，投入於客家文化、本土文化工作，其人其事已經夠奇，而更有此篇寫客家人客家事之作，則只有為之更稱奇了！

本書以短篇小說為主，長篇作品僅就一般認為係台灣文學作品中具代表性者，作簡單介紹。此外，本書既稱為文學選，則散文、詩等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理應亦包羅在內才是。唯目前尚未能及此，這裏只有請客家的詩人、散文家朋友們原諒。不過筆者相信以後必有機會編成散文選、詩選等，以就教於廣大的鄉親及讀者們。至於本書之有待補遺以求更充實更完整，自不待言，而這也正是發揚客家文學的途徑之一。這方面需要鄉親們的鼓勵與鞭策。編者也更寄望於繼起一代的客家作家，不論是本土化抑母語化，都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務祈大家來共勉。

末了，謹向印行本書的新地文學出版社負責人與工作同仁，以及所有提供作品的朋友們致衷心謝意。

鍾肇政
識於九龍書室

一九九三年五月

序

客家文學的界說

什麼是客家文學？

客家文學是什麼？

這樣的命題，認真想起來，是很難解說清楚的。就像：「台灣文學是什麼？」「什麼是台灣文學？」近年來有一部份人主張用純台語寫的文學作品，不管運用的是原住民語或福佬語、客語，才是台灣文學。然則日據時代成於台灣作家手筆、運用日語寫成的作品，就不是台灣文學嗎？使現存的多種台語精緻化、文學化，建立語言自主的需求——或許更應該說是憧憬來得更恰當也未可知——是十分可理解的一種努力，然而以現況言，可能採取一種比較寬容的方式，也許更妥當些、適合些。

準此，這裏所標舉的「客家文學」，也就是指成於客家作家手筆的文學作品，至於其

所驅用的語言，則似不妨採取較寬鬆的態度，不管所用的語言是一般通用的中文乃至成於日據時代的日文作品，均可不論，一如「台灣文學」一詞，含括日文、中文、台語文作品那樣。

但是，這裏所說的「客家作家」，卻又留有一個爭議點在內。即所謂客家作家，究竟應包括所有的客裔人士呢？抑僅限於操客語的族群裏的作家？

吾台是個多語系國家。以目前狀況言，北京語——即所謂的「台灣國語」——大體上已是通用語言，人人可以運用自如。然而不管是原住民或福佬、客家，大多有其堅持，自認是台灣人。唯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始移居台灣的所謂「後期移民」，儘管其中必然地有不少人母語是客語的，也就是說，屬於後期移民的客家作家中必然也不少，但是這些作家認同客家，同時也認同台灣客家的，究竟有多少，筆者手頭上從未有過資料。以本書性質來說，這一類作家的作品自然也應包括在內，卻未見有這一類客家作家主動將作品寄來。易言之，在多次、多處的公開徵文啟事下，仍未能收到這方面的作品。

再者，還有一種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作家，由於所處環境的關係而喪失了母語認同甚至族群認同的客家作家，即一般所謂之「福佬客」，人數似乎也不少而同樣地無法掌握確實數目。這方面，若論前行代作家，最著名的是有「台灣文學之父」美稱的賴和，和有才子之稱的呂赫若。這是迄今為止已有確切認定的僅有的日據時代福佬客作家。至於當今活躍

於台灣文壇的這一類作家，也同樣地無法明瞭。從世居地及姓氏，約略可猜測到其為這一類作家的，人數即有不少位，都因不明其認同態度而未便主動去邀稿。故此，以上所述的福佬客作家之作品，在本書裏一概從缺。然而可得而言者，這一類作家的作品，客家意識乃至客家風味都已是不可強求，不予收羅在本書之內，恐怕毋寧更妥適些。

這樣地討論下來，於是本書所收錄的作家、作品，便自然地有了個較為清晰的輪廓了。簡言之，便是：

「屬於客語族群的作家、較含有客家風味的文學作品」。當然，作品蒐集範圍限定在國內，故而屬於對岸的，必然為數亦不少的客家作家作品，便也一概在摒除之列。

台灣文學無分福佬、客家

一九八四年夏間，筆者第一次應邀赴美，參加羈留彼邦鄉親們的大規模聚會，並巡迴北美各地，作了多場演講。在首站——美東夏令會，即碰上了一位鄉親，問我說：「台灣美術界，大部份的畫家都是福佬籍，可是台灣文學界的作家們，為什麼數來數去都是你們客家人呢？」

這樣的問題，筆者前此從來也沒有想到過，因而乍然遇到這樣的詢問，便深覺唐突與

詫異。不過略加思索，不免覺得在文學方面，當時被談得較多的，不外是吳濁流、鍾理和，還有就是李喬與筆者這些人，於是乎那位鄉親之所以有此一問，便也無足為怪了。

如所週知，戰後的台灣文學，雖然有過一個短暫時期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也由於兵燹甫熄，社會處在劇烈變局當中無法安定，因而未有較可觀作品出現，其後則是二二八以及繼之而來的白色恐怖，言論、思想受到最嚴厲的壓制，遂使人人噤若寒蟬，作家們僥倖逃過劫數者，隱藏身份唯恐不及，遑論從事創作。加上語言及表達工具之由日文轉換成中文，一時尚無法適應，乃形成台灣文學的斷層，必俟進入五、六〇年代，新起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出現，始漸漸有新的作品出現，承祧台灣文學一貫的薪傳。

六〇年代，吳濁流毅然決然辦起了《台灣文藝》，形成戰後台灣文學第一個凝聚點，吸引了絕大多數的當時台灣作家參與旗下。其中，福佬與客家約略參半，說是客籍作家主導了這一段時間的台灣文學，大概不算太勉強。

然而，如果我們把眼光投到更早的年代，則二〇年代自台灣文學從發軔到三〇、四〇年代進入初期開花結果，即令有賴和及呂赫若等人各領風騷，儼然為斯界領袖，但他們都是福佬客，而在日據時期嶄露頭角的吳濁流及龍瑛宗二人，卻需到三〇年代後期才出現。換一種說法，此時期的台灣文學主要由福佬作家領航，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走筆至此，忽覺上述的由何者主導或領航等說法，不僅事屬勉強，抑且跡進無